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燮

校對官中書臣汪日章

謄録監生臣鄭　嶠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七

道統六

訓門人已見前卷為學內者不重出

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為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德明云這處最難因

舉橫渠戢退之説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取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次日又云雖是涵養於未發源清則流清然源清則未見得被他流出来已是濁了須是因流之濁以驗源之未清就本原處理會未有源之濁而流之能清者亦未有流之濁而源清者今人多是偏重了只是涵養於未發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於静而無得於動只知制其已發而未發時

不能涵養則是有得於動而無得於静也以下訓廖子晦德明

德明問編喪祭禮當依先生指授以儀禮為經戴記為傳周禮作旁證曰和通典也須看就中却又議論更革處語畢却云子晦正合且做切已功夫只管就外邊文字上走支離雜擾不濟事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須如此做家計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不可驁外此箇心須是管著他始得且如曽子於禮上纎細無不理會過

及其語孟敬子則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須有緩急先後之序須有本末須將操存工夫做本然後逐段逐義去看方有益也須有倫序只管支離雜看都不成事去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然後遊於藝今只就冊子上理會所以每每不相似又云正要克己上做工夫

先生舉遺書云根本須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又云學

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詠於其閒然後可以自得今且要收斂此心常提撕省察且如坐閒說時事逐人說幾件若只管說有甚是處便截斷了提撕此心令在此凡遇事應物皆然問當官事多膠膠擾擾奈何曰他自膠擾我何與焉濂溪云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與仁是發動處正是當然定理處義是截斷處常要主靜豈可只管放出不收斂截斷二字最要緊

問山居頗適讀書罷臨水登山覺得甚樂曰只任閒散不可須是讀書又言上古無閒民其說甚多不曾記錄大意似謂閒散是虛樂不是實樂

初七日稟辭因求一言為終身佩服先生未答且出晚謁再請先生曰早間所說用功事細思之只是昨日說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是要切工夫佛氏說得甚相似然而不同佛氏要空此心道家要守此氣皆是安排乎思之時異端並起所以作中庸發出此事只是

戒謹恐懼便自然常存不用安排戒謹恐懼雖是四

箇字到用著時無他只是緊鞭約令歸此窠臼来

先生謂廣看文字傷太快恐不子細雖是理會得底更

須将来看此不厭熟熟後更看方始滋味出以下訓輔漢卿

廣

先生又謂廣見得義理雖稍快但言動之閑覺得輕率

處多子曰仁者其言也訒仁者之言自不恁地容易

謝氏曰視聽言動不可易易則多非禮須時時自省

覺自收斂稍緩縱則失之矣

或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叚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之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少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

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為漢儒一向尋

求訓詁更不看聖賢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兩脚都不着地其為害反甚於向者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在大路上行今之學者却求捷径遂至鑽山入水吾友要知須是與他古本相似者方是本分道理若不與古本相似盡是亂道以下訓余

正叔
大雅

再見即問曰三年不相見近日如何對云獨學悠悠未見進處曰悠悠於學者最有病某前此說話亦覺悠悠而學於某者皆不做切己工夫故亦少見特然可恃者且如孟子初語滕文公只道性善善學者只就這上便做工夫自應有得及後再見孟子則不復更端矣只說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以至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其言激切如此只是欲其著緊下工夫耳

又如語曹交一叚意亦同此大抵為學須是自家發憤振作鼓勇做去直是要到一日須見一日之效一月須見一月之效諸公若要做便從今日做去不然便截從今日斷不要務為說話徒無益也大雅云從前但覺寸進不見特然之效曰正為如此便不曾離得舊窠何緣變化得舊氣質

再見即曰吾輩此箇事世俗理會不得凡欲為事豈可信世俗之言為去就彼流俗何知所以王介甫一切

屏之他做事雖是過然吾輩自守所學亦豈可為流俗所梗如今浙東學者多陸子静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又覺不正一似忘相似彼則又似助長

問吾輩之貧者令不學子弟經營莫不妨否曰止經營衣食亦無甚害陸家亦作鋪買賣因指其門閾云但此等事如在門限裏一動著脚便在此門限外矣緣先以利存心做時雖本為衣食不足後見利入稍優

便多方求餘遂生萬般計較做出礙理事来須思量止為衣食為仰事俯育耳此計稍足便須收歛莫令出元所思處則粗可救過

問私意竊發隨即鉏治雖去枝葉本根仍在感物又發如何曰只得如此所以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以下訓陳才卿文蔚

問色容莊最難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那莊出来陳才卿亦説九容次早才卿以右手拽凉衫左袖口

偏於一邊先生曰公昨夜說手容恭今却如此才卿赧然急叉手鞠躬曰忘了先生曰為己之學有忘耶向徐節孝見胡安定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便無邪心學者須是如此始得

郘武人箇箇急迫此是氣禀如此學者先須除去此病方可進道先生謂方子曰觀公資質自是寡過然開闊中又須縝密寛緩中又須謹敬訓李公晦方子

問前日承教辨是非只交遊中便有是有非自家須分別得且不須誦言這莫是只說尋常汎交若朋友則有責善琢磨之義曰固是若是等閒人亦自不可說只自家胷次便要得是非分明事事物物上都有箇道理都有是有非所以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雖淺近閒言語中莫不有理都要見得破隱惡而揚善自家這裏善惡便分明然以聖明照鑒纔見人不好便說出來也不得只是揚善那惡底自有不得掩之理纔

說揚善自家已自分明這亦是聖人與人為善之意

以下訓葉味道賀孫

賀孫請問語聲末後低先生不聞因云公仙鄉人何故聲氣都恁地說得箇起頭後面懶將去子夏曰聽其言也厲公只管恁地下梢不好見道理不分明將盡入於幽暗含含胡胡不能到得正大光明之地說話須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是非

先生問時舉觀書如何時舉自言常苦於粗率無精密

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粗率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子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頭脚痛灸脚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也訓潘子善時舉

人傑將行請教先生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是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為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

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訓萬正淳人傑

仲思言正大之體難存曰無許多事古人已自說了言語多則愈支離如公昨来所問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别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

為本敬却不是將来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是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来讀便見為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又曰某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為本訓楊仲思道夫

居甫問平日只是於大體處未正曰大體只是合衆小理會成大體今不窮理如何便理會大體以下訓徐居甫寓

居甫敬之是一種病都緣是弱仁父亦如此定之亦如此只看他前日信中自説臨事而懼不知孔子自説行三軍自家平居無事只管恁地懼箇甚麼賀孫説定之之意是當先生前日在朝恐要從頭拆洗決裂做事故説此曰固是若論來如今事體合從頭拆洗合有決裂做處自是定著如此只是自家不曾當這

地位自是要做不得若只管懼了到合說處都莫說近來學者如漳泉人物於道理上發得都淺都是作文時文采發越燦然可觀謂堯卿至之浙閒士夫又却好就道理上壁角頭著工夫如某人輩子善叔恭恐也是風聲氣習如此又云今之學者有三樣人才一則資質渾厚却於道理上不甚透徹一則儘理會得道理又生得直是薄一則資質雖厚却飄然說得道理儘多又似承當不起要箇恰好底難得此閒却有一兩箇朋

友理會得好如公資質如此何不可為只為源頭處用功較少而今須喫緊著意做取尹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因説及陳後之陳安卿二人為學頗得蹊徑次第又曰為學之道如人耕種一般必須辦了一片地在這裏了方可在上耕種今却就别人地上鋪排許多種作底物色這田地元不是我底訓石子餘洪慶

問節昔以觀書為致知之方今又見得是養心之法曰

較寛不急迫又曰一舉兩得這邊又存得心這邊理

又到節復問心在文字則非僻之心自入不得先生

應曰然訓甘吉甫節

問氣質昏蒙做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得

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為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之

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成疾不

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恁地便了

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

訟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蕩然不知悔固不得若既知悔後次改便了何必常常恁地悔以下訓黃義剛

世間只是這箇道理譬如晝日當空一念之間合著這道理則皎然明白更無纖豪窒礙故曰天命之謂性不只是這處有處處皆有只是尋時先從自家身上尋起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也此一句最好蓋是天下道理尋討將去那裏不可體驗只是就自家身上

體驗一性之内便是道之全體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不特自家有他也有不特甲有乙也有天下事都恁地

初見先生云某自到此與朋友亦無可說古人學問只是為已而已聖賢教人具有條理學問是人合理會底事學者須是切已方有所得今人知為學者聽人說一席好話亦解開悟到切已工夫却全不會做所以悠悠歲月無可理會若使切已下功聖賢言語雖

散在諸書自有箇通貫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如人趁養家一般一日不去趁便受飢餓今人事無大小皆潦草過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得兩叚就揭過後面或看得一二叚或看得三五行殊不曾子細理會如何曾有益或問人講學不明用處全差了曰不待酬酢應變時若學不切已自家一箇渾身自無處著雖三魂七魄亦不知下落何待用時方差坐閒有言及傅子𦳝者曰人雖見得他偏見得他

不是此邊却未有肯着力做自家工夫如何不為他所謾近世人大被人謾可笑見人胡亂一言一動便被降下了只緣自無工夫所以如此便又有不讀書之說可以誘人宜乎陷溺者多先生又云彼一般說話雖是說禪却能鞭逼得人緊後生於此邊既無所得一溺其說便把作件事做如何可回終竟他底不是愈傳愈壞了人或又云近世學者多躐等曰亦更有不及等人以下訓廖益仲謙

德之看文字尖新如見得一路光明便射從此一路去

然為學讀書寧詳毋畧寧近毋遠寧下毋高寧拙毋

巧若一向畢過不加子細便看書也不分曉然人資

質亦不同有愛趨高者亦有好務詳者雖皆有得然

詳者終是看得漙博浹洽又言大學等書向来人只

說某說得詳如何不略說使人自致思此事大不然

人之為學只是爭箇肯不肯耳他若無得不肯向這

邉略亦不解致思他若肯向此一邉自然有味愈詳

愈有意味

讀大學必次論孟及中庸兼看近思錄先生曰書讀到無可看處却好看訓湯叔永泳

某嘗喜那鈍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是略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奈久如莊仲便是如此某嘗煩惱這樣底少閒不濟事敏底人又却要做那鈍底工夫方得以下訓沈莊仲僩

今公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為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怎生治人古時英雄豪傑不如此張子房不問著他不說諸葛孔明甚麽樣端嚴公浙中一般學是學為英雄之學務為跅弛豪縱全不點檢身心某這裏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一豪不然便是欠闕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

及其餘今公們學都倒了緩其所急先其所後少閒使得這身心飛揚悠遠全無收拾處而今人不知學底他心雖放然猶放得近公今雖曰知為學然却放得遠少閒會失心去不可不覺

黃直卿會看文字只是氣象小閒或又有看得不好處 訓郭德元友仁

問謨於鄉曲自覺委靡隨順處多恐不免有同流合汙之失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處鄉曲

固要人情周盡但須分别是非不要一向隨順失了自家天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是非底便非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說便不是了是非只是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才說有箇公論便又有箇私論也此却不可不察（以下訓周舜弼謨）

既受詩傳併力抄録頗疎侍教先生曰朋友来此多被冊子困倒反不曾做得工夫何不且過此說話彼皆紙上語耳有所面言資益為多又問與周茂元同邸

所論何事曰周宰云先生著書立言義理精密既得之熟讀深思從此力行不解有差曰周宰才質甚敏只有些粗疎不肯去細密處求說此便可見載之簡牘縱說得甚分明那似當面議論一言半句便有通達處所謂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說到透徹處何止十年之功也

先生問嘗與伯豐正淳此去做甚工夫伯豐曰正欲請教先易後詩可否曰既嘗讀詩不若先詩後易嘗曰

亦欲看詩曰觀詩之法且虛心熟讀尋繹之不要被舊說粘定看得不活伊川解詩亦說得義理多了詩本只是恁地說話一章言了次章又從而歎詠之雖別無義而意味深長不可於名物上尋義理後人往往見其言只如此平淡只管添上義理却窒塞了他如一源清水只管將物事堆積在上便壅隘了某觀諸儒之說惟上蔡云詩在識六義體面却諷味以得之深得詩之綱領他人所不及訓黄子耕𤄫

淳有問目叚子先生讀畢曰大槩說得也好只是一樣意思又曰公說道理只要撮那頭一叚尖底末稍便要到那大而化之極處中間許多都把作渣滓不要理會相似把箇利刃截斷中間都不用了這箇便是大病以下訓陳安卿淳

諸友入侍坐定先生目淳申前說曰若把這些子道理只管守定在這裏則相似山林苦行一般便都無事可做了所謂潛心大業者何有哉淳曰已知病痛大

段欠了下學工夫曰近日陸子靜門人寄得數篇詩來只將顔淵曾點數件事重疊説其他詩書禮樂都不説如吾友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利底説粗鈍底都掉了今日下學明日就要上達如孟子從梁惠王以下都不讀只揀告子盡心來説只消此兩篇其他五篇都删了緊要便讀閒慢底便不讀精底便理會粗底便不理會書自是要讀恁地揀擇不得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曾點底意思來涵泳都要盖了𦍒𦍒説

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四時景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前日江西朋友來問要尋箇樂處某說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澀處便是好消息人須是尋到那意思不好處這便是樂底意思來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

諸友揖退先生留淳獨語曰何故無所問難淳曰數日承先生教誨已領大意但當歸去做工夫曰此别定不再相見淳問曰已分上事已理會但應變處更望

提誨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濶著心胷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懐居不足以為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闗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為聖賢自古無不

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闗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先生餞席酒五行中筵親酌一杯勸李丈云相聚不過如此退去反而求之次一杯與淳曰安卿更須出来行一遭村裏坐不覺壞了人昔陳了翁説一人碁甚高或邀之入京參國手日久在側並無所教但使之隨行携碁局而已或人詰其故國手曰彼碁已精其高着已盡識之矣但低著未曾識教之隨行亦要都

經歷一過

漳州陳淳會問方有可答方是疑

先生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以下訓童蜚卿伯羽

問讀書莫有次序否余正叔云不可讀讀則蹉過了曰論語章短者誠不可讀讀則易蹉過後章去若孟子詩書等非讀不可蓋他首尾自相應全藉讀方見問

伯羽嘗覺固易蹉了專看則又易入於硬鑽之弊如何曰是不可鑽書不可進前一步看只有退看譬如以眼看物欲得其大體邪正曲直須是遠看方定若近看愈狹了不看見凡人謂以多事廢讀書或曰氣質不如人者皆是不責志而已若有志時那問他事多那問他氣質不美曰事多質不美者此言雖若未是太過然即此可見其無志甘於自暴自棄過孰大焉真箇做工夫人便自不說此話

看今世學者病痛皆在志不立常見學者不遠千里来此講學将謂真以此為事後来觀之往往只要做二三分人識些道理便是不是看他不破不曾以此語之夫人與天地並立為三自家當思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自家一箇七尺血氣之軀如何會並立為三只為自家此性元善同是一處出来一出一入若有若亡元来固有之性不曾見得則雖具人衣冠其實與庶物不爭多伊川曰學者為氣所奪習所勝只可

責志顔淵曰仰之彌髙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在顔子分明見此物須要做得如人在戰陣雷鼓一鳴不殺賊則為賊所殺又安得不向前又如學者應舉覔官從早起來念念在此終被他做得但擕此心向學何所不至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至三十而立以上節節推去五峰曰為學在立志立志在居敬此言甚佳夫一陰一陽相對志纔立則已在陽處立雖時失脚入陰然一

覺悟則又在於陽今之學者皆曰他是堯舜我是衆人何以為堯舜為是言者曾不如佛家善財童子曰我已發菩提心行何行而做佛渠却辦做佛自家却不辦做堯舜某因問立志固是然志何以立曰自端本立以身而參天地以匹夫而安天下實有此理以下訓鄭子上可學

問可學稟性太急數年来力於懲忿上做工夫似減得分數然遇事不知不覺忿暴何從而去此病曰亦在

乎熟耳如小兒讀書遍數多自記得此熟之驗也大抵禀賦得深多少年月一旦如何便盡打疊得須是日夜懲戒之以至於熟久當自去

鄭子上因赴省經過問左傳數事先生曰數年不見公將謂有異問相發明却問這般不緊要者何益人若能於大學語孟中庸四書窮究得通透則經傳中折莫甚大事以其理推之無有不曉者况此末事今若此可謂是颺了甜桃樹沿山摘醋梨也

問為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工夫勇猛念念不忘竟能有成若為學須立箇標準我要如何為學此志念念不忘工夫自進蓋人以眇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為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汚壞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今之為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為標準直做到

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為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

看文字須以鄭文振為法理會得便說出待某看甚處未是理會未得便問又云渠今退去心中却無疑也訓鄭文振南升

至之少精深蜚卿少寬心二病正相反以下訓楊至之至

楊子順楊至之趙唐卿辭歸請教先生曰學不是讀書

然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為學之道聖賢教人只是要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學者學此而已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脩身如何而能齊家治國聖賢之書說修身處便如此說齊家治國處便如此節節在那上自家都要去理會一一排定在這裏来便應將去

聖賢言語只管將来翫弄何益於已曰舊學生以論題商議非敢推尋立論曰不問如此只合下立脚不是

偏在語言上去全無體察工夫所以神氣飛揚且如仲方主張克己之説只是治己還曾如此自治否仁之為器重為道遠舉莫能勝行莫能至果若以此自任是何等大事形神自是肅然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曾子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如此氣象何暇輕於立論仲方此去須覺識見只管遲鈍語言只管畏縮方是自家進處琮起謝云先生教誨之言可謂深中膏肓如負芒刺自惟病根生於思而不學

於是不養之氣襲而乘之徵於色發於聲而不自知也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琮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曰此意固然志不立後如何持得曰更願指教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是立志處訓吳仲方琮

廷秀問今當讀何書曰聖賢教人都提切已說話不是教人向外只就紙上讀了便了自家今且剖判一箇義利試自睹當自家今是要求人知要自為已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古之學者為已今

之學者為人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雖是為時君言在學者亦是切身事大凡為學且須分箇內外這便是生死路頭今人只一言一動一步一趨便有箇為義為利在裏從這邊便是為義從那邊便是為利向內便是入聖賢之域向外便是趨愚不肖之途這裏只在人劄定脚做將去無可商量若是已認得這箇了裏面煞有工夫却好商量也顧謂道夫曰曾見陸子靜義利之説否曰未也曰這是

他来南康某請他說書他却說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為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說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以下訓陳廷秀芝

為學有用精神處有惜精神處有合著工夫處有枉了工夫處要之人精神有得亦不多自家将来枉用了亦可惜惜得那精神便将来看得這文字某讀舊書看此一書只看此一書那裏得恁閒工夫録人文字

廷秀行夫都未理會得這箇工夫在今當截頭截尾劄定脚跟將這一箇意思帖在上面上下四旁都不管他只見這物事在面前任你孔夫子見身也還我理會這箇了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豈可悠悠歲月

椿臨行請教曰凡人所以立身行已應事接物莫大乎誠敬誠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謂也敬者何不怠慢不放蕩之謂也今欲做一事若不立誠以致敬說這事

不妨胡亂做了做不成又付之無可奈何這便是不能敬人面前底是一樣背後又是一樣外面做底事内心却不然這箇皆不誠也學者之心大凡當以誠敬為主訓魏元壽椿

枅嘗問先生自謂矯揉之力雖勞而氣禀之偏自若警覺之念雖至而怠惰之習未除異端之教雖非所願學而廿忽之差未能辨善利之閒雖知所决擇而正行惡聲之念或潛行而不自覺先覺之微言奥論讀

之雖間有契而不能浹洽於心意之間云云曰所論皆切問近思人之為學惟患不自知其所不足今既知之則亦即此而加勉焉耳為人由已豈他人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訓陳自脩析

問堯卿今日看甚書曰只與安卿較量下學處曰不須比安卿公年高且據見定底道理受用安卿後生有精力日子長儘可濶着步去以下雜訓諸門人

李丈問前承教只據見定道理受用某日用間已見有

些落著事來也應得去不是從前走作曰日用間固是如此也須隨自家力量成就去看如何問工夫到此自是不能間斷得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這箇工夫常恁地昔李初平欲讀書濂溪曰公老無及矣只待某說與公二年方覺悟他既讀不得書濂溪說與他何故必待二年之久覺悟二年中說多少事想見事事說與他不解今日一說明日便悟頓成箇別一等人無此理也公雖年高更著涵養工夫如一

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菜子無糞去培壅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

胡叔器問每常多有恐懼何由可免曰須是自下工夫看此事是當恐懼不當恐懼遺書云治怒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若於道理見得了

何懼之有

胡叔器患精神短曰若精神少也只是做去不成道我精神少便不做公只是思索義理不精平日讀書只汎汎地過不曾貼理細密思量公與安卿之病正相反安卿思得義理甚精只是要將那粗底物事都掉了公又不去義理上思量事物来皆奈何不得只是不曾向裏去理會如入市見鋪席上都是好物事只是自家沒錢買得如書冊上都是好說話只是自家

無柰他何

某平生不會懶雖甚病然亦一心欲向前做事自是懶不得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為縁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為也昌父云某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工夫多只揀易底事做或尚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已力量相近者學之自覺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因這易處而益求其所謂難因這近

處而益求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箇而不求進步縱
自家力量到那難處不得然不可不勉慕而求之今
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處便先是懶怯了雖是怯弱
然豈可不向前求其難者遠者但求之無有不得若
真箇著力求而不得則無如之何也趙曰某幸聞諸
老先生之緒言粗知謹守而不敢失墜爾曰固是好
但終非活法耳
江文卿博識羣書因感先生之教自咎云某五十年前

枉費許多工夫記許多文字曰也不妨如今若理會得這要緊處那許多都有用如七年十載積疊得柴了如今方㸃火燒

周元良問某平時所為把捉這心教定一念忽生則這心返被他引去曰這箇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今日一念纔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久後便無此理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他勝了如一車之火以少水勝之水撲處才滅而火又

發矣

先生嘗謂劉學古曰康節詩云閒居謹莫說無妨葢道無妨便是有妨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閒爾

江元益問門人勇者為誰曰未見勇者

問宋傑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

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来夾雜說則鶻

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

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

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

是箇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作

箇白底虛靜則八窻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

裏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能曉也

林仲參問下學之要受用處曰潑底椅卓在屋下坐便

是受用若貪慕外面高山曲水便不是受用底舉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好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脩前人只恁地說了

辨姦論謂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每常嫌此句過當今見得亦有此樣人某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語而劉淳叟堯夫獨去後面角頭坐都不管學道家打坐被某罵云便是某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恁地作怪

包詳道書来言自壬子九月一省之後云云先生謂顯道曰人心存亡之決只在出入瞬息之間豈有截自今日今時便鬼亂已後便悄悄之理聖賢之學是揹揹定定做不知不覺自然做得徹若如所言則是聖賢脩為講學都不須得只等得一旦恍然悟去如此者起人僥倖之心

先生謂杜叔高曰學貴適用

先生謂詹可幾曰事不要察取盡

今學者有兩樣意思鈍底又不能得他理會得到得意思快捷底雖能當下曉得然又恐其不牢固如龔郯伯理會也快但恐其不牢固

直卿告先生以趙友裕復有相招之意先生曰看今世務已自沒可奈何只得隨處與人說得識道理人多亦是幸事

謂一士友曰向嘗收書云讀書不用精熟又云不要思惟讀書正要精熟而言不用精熟學問正要思惟而

言不用思惟只為此兩句在胷中做病根正如人食冷物留於脾胃之間十數年為害所以與吾友相別十年只如此者病根不除也以下訓無名氏門人

嘗見老蘓說他讀書孟子論語韓子及其他聖人之文兀然端坐終日以讀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胷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胷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

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来之易矣又韓退之答李翊柳子厚答韋中立書言讀書用功之法亦可見某甞嘆息以為此數人者但求文字言語聲嚮之功用了許多工夫費了許多精力甚可惜也今欲理會這箇道理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乃不曽用得旬月工夫熟讀得一卷書只是泛然發問臨時湊合元不曽記得本文及至問著元不曽記得一段首尾其能言者不過敷演已説與聖人言語初不

相干是濟甚事今請歸家正襟危坐取大學論語中庸孟子逐句逐字分曉精切求聖賢之意切已體察著已踐履虛心體究如是兩三年然後方去尋師證其是非方有可商量有可議論方是就有道而正焉者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已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而今持守便打疊教淨潔看文字須著意思索應接事

物都要是當四面去討他自有一面通處

謂諸生曰公說欲遷善改過而不能只是公不自去做工夫若恁地安安排排只是做不成如人要赴水火這心才發便入裏面去若說道在這裏安排便只不成看公來此逐日只是相對默坐無言恁地慢滕滕如何做事數日後復云坐中諸公有會做工夫底有病痛底某一一都看見逐一救正他惟公恁地循循默默都理會公心下不得這是幽冥暗弱這是大病

若是剛勇底人見得善便還他做得透做不是處也顯然在人耳目人皆見之前日公說風雷益看公也無些子風意思也無些子雷意思

學者講學多是不疑其所當疑而疑其所不當疑不疑其所當疑故眼前合理會處多蹉過疑其所不當疑故枉費了工夫金溪之徒不事講學只將箇心來作弄胡撞亂撞此間所以令學者入細觀書做工夫者正欲其熟考聖賢言語求箇的確所在今却考索得

如此支離反不濟事又曰中庸言慎思何故不言深思又不言勤思蓋不可枉費心去思之須是思其所當思者故曰慎思也

而今人聽人說話未盡便要爭說亦須待他人說教盡了他人有說不出處更須反復問教說得盡了這裏方有處置在

或謂問難只是作話頭不必如此曰不然到無疑處不必問疑則不可不問今如此云云不是惡他人問便

是自家讀書未嘗有疑
諸生請問不切曰羣居最有益而今朋友乃不能相與講貫各有疑忌自私之意不知道學問是要理會箇甚麽若是切己做工夫底或有所疑便當質之朋友同共商量須有一人識得破者已是講得七八分却到某面前商量便易為力今既各自東西不相講貫如何得會長進欲為學問須要打透這些子放令開闊識得箇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底意思方是

切於為已

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為聖也只是好學下問

有言貧困不得專意問學者曰不干事世間豈有無事底人但十二時看那箇時閒一時閒便做一時工夫一刻閒便做一刻工夫積累久自然別

或言今且看先生動容周旋以自檢先生所著文義却

自歸去理會曰文義只是目下所行底如何將文義別做一邊看若不去理會文義終日只管相守閒坐如何有這道理文義乃是躬行之門路躬行即是文義之事實

先生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閒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佛者曰十二時中除

了著衣吃飯是别用心夫子亦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閒用心問閒事説閒話底時節多問緊要事究竟自已底時節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閒工夫説閒話問閒事

或問靜時見得此心及接物時又不見曰心如何見得接物時只要求箇是應得是便是心得其正應得不是便是心失其正所以要窮理且如人唱喏須至誠

還他喏人問何處来須據實說某處来即此便是應物之心如何更要見此心浙間有一般學問又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教人合眼端坐要見一箇物事如日頭相似便謂之悟此大可笑夫子所以不大段說心只說實事便是無病至孟子始說求放心然大槩只要人不馳騖於外耳其弊便有這般底出来以此見聖人言語不可及

方伯謨以先生教人讀集註為不然蔡季通丈亦有此

語且謂四方從學之士稍自負者皆不得其門而入去者亦多某因從容侍坐見先生舉似與學者云讀書須是自肯下工夫始得某向得之甚難故不敢輕說與人至於不得已而為注釋者亦是博採諸先生及前輩之精微寫出與人看極是簡要省了多少工夫學者又自輕看了依舊不得力蓋是時先生方獨任斯道之責如西銘通書易象諸書方出四方辯詰紛然而江西一種學問又自善鼓扇學者其於聖賢

精義皆不暇深考學者樂於簡易甘於詭僻和之者亦衆然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先生教人專以主敬窮理為主欲使學者自去窮究見得道理如此便自能立不待辯說而明此引而不發之意其為學者之心葢甚切學者可不深味此意乎

或問所守所行似覺簡易然茫然未有所獲曰既覺得簡易自合有所得却曰茫然無所獲者如何曰比之以前為學多歧今來似覺簡畧耳愚殊不敢望得道

只欲得一箇入頭處曰公之所以無所得者正坐不合簡易揚子雲曰以簡以易焉支焉離蓋支離所以為簡易也人須是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然後可到簡易田地

先生言此兩日甚思諸生之留書院者不知在彼如何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孟子所記本亦只是此說狂狷即狂簡不忘其初即不知所以裁之當時隨聖人在外底却逐日可照管他留魯者却不見得其所至

如何然已說得成章了成章是有首有尾如異端亦然釋氏亦自說得有首有尾道家亦自說得有首有尾大抵未成者尚可救已成者為足慮

或云嘗見人說凡自外面尋討入來底都不是曰喫飯也是外面尋討入來若不是時須是肚裏作病如何又喫得安穩蓋飢而食者即是從裏面出來讀書亦然書固在外讀之而通其義者卻自是裏面事如何都喚作外面入來得必欲盡捨詩書而別求道理異

端之說也

大率為善須是有立今欲為善之人不可謂少然多顧浮議浮議何足恤蓋彼之是非干我何事亦是我此中不痛切耳若自著緊自痛切亦何暇恤他人之議哉

或言某人好善曰只是徇人情與世浮沈要教人道好

又一種人見如此却欲矯之一味只是說人短長道

人不是全不反已且道我是甚麽人他是如何人全

不看他所為是如何我所為是如何一向只要胡亂說人此二等人皆是不知本領見歸一偏坐落在窠臼中不能得出聖賢便不如此

有一朋友輕慢去後因事偶語及之先生曰何不早說得某與他道坐中應曰不欲說曰他在卻不欲說去後卻後面說他越不是

門人有與人交訟者先生數責之云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爭奪而至怨仇

每夜諸生會集有一長上纔坐定便閑話先生責曰公年已四十書讀未通纔坐便說別人事夜來諸公閑話至二更如何如此相聚不回光反照做自己工夫却要閑說嘆息久之

有侍坐而困睡者先生責之敬子曰僧家言常常提起此志令堅强則坐得自直亦不昏困纔一縱肆則嗒然頹放矣曰固是道家修養也怕昏困常要直身坐謂之生腰坐若昏困倒靠則是死腰坐矣

或言氣禀昏弱難於為學曰誰道是公昏弱但反而思之便强便便明這氣色打一轉日日做工夫日日有長進以上語類九十五條

書中所論皆的當之論所恨無餘味耳更向平易著實處子細翫索須於無味中得味乃知有餘味之味耳

敬齋記所論極切當近方表裏看得無疑此理要人識得識得即雖百千萬億不為多無聲無臭不為少若如所疑即三綱五常都無頓處九經三史皆為剩

語矣此正是順之從来一箇窠臼何故至今出脫不得豈自以為是之過耶聞有敬字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敬得来不活否却不干敬字事惟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此事所差豪釐便有千里之繆非書札所能盡切在細思會當有契耳先覺之論只著得誠字感字亦是贅語只如文字不敢與柯丈見便是逆詐億不信了 荅許順之

示諭學之難易及别紙所疑足見好問之意本欲一一

答去然熟觀之似未嘗致思而汎然發問者若此又率然奉答竊恐秖為口耳之資而無益問學之實今且請吾友只將所問數條自加研究自設疑難以吾心之安否驗衆理之是非縱未全通亦須可見大略然後復以見諭計其閒當有不待問而决者矣答王近思

大抵家務冗幹既多此不可已者若於其餘時又以不急雜務虛費光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愚意講學幹蠱之外挽弓鳴琴抄書讎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

惟廢讀書亦妨幹也平甫試思此等於吾身計果孰親且急哉又比來遊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況吾徒乎然亦非必絶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疎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並遊對牀夜語者乎此不足為外人道也

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答劉平甫

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以少却翫味踐履工夫故此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却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工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却久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詞一義之失也記得向在高沙因吾弟說覺得如此講論都無箇歸宿處曽奉荅云講了便將來踐履即有歸

宿此語似有味更告思之答程允夫

所諭已業荒廢比亦甚以為疑意謂世味漸深遂已無復此志今乃猶有愧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一旦幡然如轉戸樞亦何難之有哉某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舊流竄放殛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遠来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来諭似有仰人鼻息以為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閒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

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鸜鵒也不知曾見此書否答任伯起

大抵只是日前佛學𤣥妙之見尚在故以理為外以事為粗而必以心法為主然又苦其與大易體面不同須至杜撰捏合所以欲高而反下欲密而反疎耳此是義理本原大差繆處不但文義之失然在今日德功病痛尚是第二義却是日用之間自己分上更不

曾實下工夫而窮日夜之力以為穿鑿附會之計此是莫大之害正使撰得都是亦無用處不得力況其乖戾日甚一日豈不枉費工夫虛度光陰不惟無益而反有害乎某之鄙意竊願德功放下日前許多玄妙骨董即就日用存主應接處實下工夫理會箇敬肆義利是非得失之判若要讀書即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跡可校據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性本原久之漸次踏著實地即此等說話須自

見得黑白不須如此勞心費力矣答江德功

老兄以明敏果決之資挾淩高厲遠之志士友閒所難得今兹需次暫得閒日所宜潛心味道益進所學以副區區期望之意向来所探似亦太高所存似亦太簡又每有自喜己材獨任己見之意今當小立課程而守之以篤博窮物理而進之以漸常存百不能百不解之心而取諸人以為善則德之進也不可禦矣

答方耕道

大抵近日朋友例皆昏弱無志散漫無主鞭策不全獨正思篤志勤懇一有見聞便肯窮究此為甚不易得常與朋友言之以為為學正須如此方有可望然亦覺得意思有粗疎處辯論工夫勝却翫索意思故氣象閑有喧閙急迫之病而少從容自得之意此為未滿人意耳答程正思

聞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警然覺得今世為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畧過高一則

專務外馳支離煩碎其過高者固為有害然猶為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狠狷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答吳伯豐

示諭工夫長進深所欲聞但恐只此便是病痛須他人見得自家長進自家却只見得欠闕始是真長進耳又覺得尋常檢點他人頗甚峻刻略無假借而未必實中其人之病此意亦太輕率不知曾如此覺察否此兩事只是一病恐須過捺見得顏子以能問於不

能以多問於寡不是故意姑且如此始有進步處耳

答汪長孺

所諭已悉但所謂語句偶爾而實却不然者只此分疏便是舊病未除所謂誠於中形於外此又何可諱耶無疑之病亦是如此適荅其書說得頗痛快可試取觀可見鄙意此不復縷縷也又謂病只在懶惰者亦只消得此一病便是無藥可醫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

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所謂此外無難除之病者亦信未及況自以為無則其有者將至矣便敢如此斷置竊恐所以自省者亦太疎耳又謂海内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嘆若鄙意則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真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他王晉輔好且勸他莫管他人是非長短得失且理會教自家道理分明是為急務此事之外不可使

有豪髮雜用心處也然人要閒管亦只是見理不透無頓自已身心處所以如此願更察此有以深矯揉之乃為佳耳答劉季章

大抵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覆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為病矣正甫趨向持守甚不易得但看文字尚多强說處此學者之通患如前輩亦或未能免先聖所謂寬以居之子張所謂執德不

弘正為救此病耳答趙子欽

季通思索甚精但恐有太過處耳答劉韜仲○以上文集十三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㬎憲

校對官中書臣汪日章

謄錄貢生臣許第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八

諸子一

老子　列子　莊子

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以下論老子

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沖退自守為事故其為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其為治雖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

為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為然也若曰旁日月扶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為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

伯豐問程子曰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

如所謂代大匠斵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
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
手做當曰此正推惡離已曰固是如子房為韓報秦
攛掇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
兩次報讐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閒地
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定之
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宗尚之何也曰其學
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

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為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為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如嶢關之戰與秦將連和了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解了忽回軍殺之這箇便是他柔弱之發處可畏可

畏他計策不須多只消兩三次如此髙祖之業成矣

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反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

楊朱之學出於老子盖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釋氏有

一種低底如梁武帝是得其低底彼初入中國也未在後來到中國却竊取老莊之徒許多說話見得儘高新唐書贊李蔚說得好

義剛問原壤看來也是學老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莊仲曰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為宗然老子之學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濶較高遠然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

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

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

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為句讀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貼問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車之坐處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為無則上文自是就輻轂而言與

下文户牖埏埴是一例語某嘗思之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傘柄上木管子衆骨所會者不知名何縁管子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開闔下上車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以下論老子書

正淳問谷神不死是為玄牝曰谷虚谷中有神受聲所以能響受物所以生物

問谷神曰谷只是虚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他又云虚

而不屈動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問玄牝或云玄是衆妙之門牝是萬物之祖曰不是恁地說牝只是木孔承筍能受底物事如今門楾謂之牡鐶則謂之牝鏁管便是牝鏁鬚便是牡雌雄謂之牝牡可見玄者謂是至妙的牝不是那一樣的牝問老子之言似有可取處曰他做許多言語如何無可取如佛氏亦儘有可取但歸宿門戶都錯了

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

玄牝蓋言萬物之感而應之不窮又言受而不先如言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

沈莊仲問常有欲以觀其徼徼之義如何曰徼是那邊

徼如邉界相似說那應接處向來人皆作常無常有點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又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黒窣窣地處那便是衆妙所在

張以道問載營魄與抱一能無離乎之義曰魄是一魄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

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麼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豪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

郭德元問老子云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為事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横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為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

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强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為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静故能知變然其勢必

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恤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强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易不言有無老子言有生於無便不是

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車是一句謂以走馬載糞車也

頃在江西見有所謂糞車者方曉此語今本無車字不知先生所

見何本

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是謂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早復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脩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復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復早復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如

某此身已衰耗如破屋相似東扶西倒雖欲脩養亦何能有益耶今年得季通書說近來深曉養生之理盡得其法只是城郭不完無所施其功也看來是如此以上語類二十二條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貴猶重也言寵辱細故而得之猶若驚焉若世之大患則尤當貴重之而不可犯如愛其身也寵為下者寵人者上於人者也寵於人者下於人者也是辱固不待言而寵亦未足尚今乃得

之而猶若驚而況大患與身為一而可以不貴乎若使人於大患皆若其將及於身而貴重之則必不敢輕以其身深預天下之事矣得如是之人而以天下託之則其於天下必能謹守如愛其身而豈有禍敗之及哉老子言道之真以治身又言身與名孰親而其言外其身後其身者其實乃所以先而存之也其愛身也至矣此其學之傳所以流而為楊氏之為我也蘇子由乃以忘身為言是乃佛家夢幻泡影之遺

意而非老氏之本真矣答卯子服

出生入死章諸家説皆不愜人意恐未必得老子本指今只自夫何故以下看則語意自分明盖言人所以自生而趨死者以其生生之厚耳聲色臭味居處奉養權勢利欲皆所以生之者惟於此太厚所以物得而害之善攝生者遠離此累則無死地矣此却只是目前日用事便可受持他既難明似亦不必深究也

如何如何答卯子服○以上文集二條

列子平淡疏曠以下論列子○語類

問横耳所聞無非妙道曰横耳所聞乃列子之語與聖人之意相入不得聖人只言耳順者葢為至此渾是道理聞見之間無非至理謂之至理便與妙道不同自然不見其他雖有逆耳之言亦皆随理冰釋而初無横耳之意也只此便見聖人之學異端之學不同處其辨如此只豪髮之間也答張敬夫

向所謂未發者即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

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

子思中庸之旨哉丙申臘日因讀列子書此又覩其

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

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

甚衆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觀列子偶書○以上

文集二條

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第

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

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来人如何下得他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老子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以下論莊子

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

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
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為一體處
可怪故孟子以為無君此類是也
因者君之綱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且因來做因
舉史記老子傳贊云云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窮曰虛
無是體與因應字當為一句蓋因應是用因而應之
之義云爾
因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

以此目中所見無全牛熟也

問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如何曰他是言九萬里底風也是這箇推去息是鼻息出入之氣

先生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耶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莊子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

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曉焉敢如此道要之他病我雖理會得只是不做又曰莊老二書解注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只據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別只是不欲得以上語類六條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督舊以為中葢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見醫書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見深衣注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

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近刑者亦為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為學而求名者自非為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

為學之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為中之所在而徇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為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

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

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既作皇極辨因感此意有相似者謾筆之於其後云

養生主說

示諭讀莊周書泛觀無害但不必深留意耳若謂已知為學之大端而自比於明道則恐未然明道乃是當時已見大意而尚有疑其說之想以故始雖博取而終卒棄之向來相聚見德粹似於此理見得未甚端的且尚不能無疑於釋子之論今若更以莊周之說

助之恐為所漂蕩而無以自立也況今日諸先生議論流傳於世得失已分明又非當日之比耶若論泛觀則世間文字皆須看過又不特莊子也答滕德粹○以上文集二條

墨子　管子　孔叢子子華子附　申韓

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謬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論墨子

管子非仲所著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决不是閒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老莊說話亦有之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他書論管子

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録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孔叢子乃其所注之人偽作讀其首幾章皆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以下論孔叢子

漢卿問孔子順許多話卻好曰出於孔叢子不知是否只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不略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以上語類四條

會稽官書板本有子華子者云是程本字子華者所作即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好奇之士多喜稱之以予觀之其詞故為艱澀而語實淺近其體務為高古而

氣寔輕浮其理多取佛老醫卜之言其語多用左傳班史中字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但如近年後生巧於摸擬變撰者所為不惟決非先秦古書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原其所以祗因家語等書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而不見其所語者為何說故好事者妄意此人既為先聖所予必是當時賢者可以假託聲勢眩惑世人遂偽造此書以傅合之正如麻衣道者本無言語祗因小說有陳希夷問錢若水骨法

一事遂為南康軍戴師愈者偽造正易心法之書以託之也麻衣易予亦嘗辨之矣然戴生朴陋予嘗識之其書鄙俚不足惑人此子華子者計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其言精麗過麻衣易遠甚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沈五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惟其甚巧所以知其非古書也又以洛書為河圖亦仍劉牧之謬尤足以見其為近世之作或云王銍性之姚寛令威多作偽書二人皆居越

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如子華子者今亦未暇詳論其言之得失但觀其書數篇與前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其前一篇託為劉向而殊不類向他書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而皆託為之號類若世之匿名書者至其首篇風輪水樞之云正是並緣釋氏之說其卒章宗君二祥蒲壁等事皆剽剟他書傅會為說其自叙出處又與孔叢子載子順事略相似孔叢亦僞書也又言有大造於趙宗者即指程嬰而言以左傳考

之趙朔既死其家内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於公宫安得所謂大夫屠岸賈者興兵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衛之云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用呂相絶秦語其不足信明甚而近歲以來老成該洽之士亦或信之固已可怪至引其說以自證其姓氏之所從出則又誣其祖矣大抵學不知本而眩於多愛又每務欲出於衆人之所不知者以為博是以其弊必至於此可不戒哉

論子華子○偶讀漫記○文集

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曰張文潛之說得之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為我是無君也老子是箇占便宜不肯擔當做事底人自守在裏看你外面天翻地覆都不管此豈不是少恩道夫曰若柳下惠之不恭莫亦

至然否曰下惠其流必至於此又曰老子著書立言皆有這箇意思論申韓○語類

荀子　董子　楊子　文中子　韓子

或言性謂荀卿亦是教人踐履先生曰須是有是物而後可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以下論荀子不要看楊子他說話無好處議論亦無的實處荀子雖然是有錯到說得處也自實不如他說得恁地虛胖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

闗不透耳 以下論董子

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云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若陸宣公之論事却精密第恐本原處不如仲舒然仲舒施之臨事又却恐不如宣公也

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横之學只是較近道理不至如儀秦范蔡之甚爾他於這邉道理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横之習緣他根脚只

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粗

問正其義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為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義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可

否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

楊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論揚子

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盖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為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諸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續書中曾採

七君事迹以為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考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如顔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公可為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為他之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歙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并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説十七代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李翺已自論中説可比太公家教則其

書之出亦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者以為重耳今之偽書甚多如鎮江府印闞子明易并麻衣道者易皆是偽書至如世傳繁露玉杯等書皆非其實大抵古今文字皆可考驗古文自是莊重至如孔安國書序並注中語多非安國所作蓋西漢文章雖粗亦勁今書序只是六朝軟慢文體因舉史記所載湯誥并武王伐紂言詞不典不知是甚底齊東

野人之語也 以下論文中子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當憂疑者有不當憂疑者然皆心也文中子以為有心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又曰惟其無一己之憂疑故能憂疑以天下惟其憂以天下疑以天下故無一己之憂疑 以上語類

九條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

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言語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茍為不然

而但為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絶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為已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為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

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為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為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

以發經言之餘藴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為已任則其用心為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强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

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顔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彜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襃荀朂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葢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葢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為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為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

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是乃福郊福畤之所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髙自大之心有以啟之則亦不得為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為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

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黄老而其著書之意盖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覧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

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可勝歎哉王氏續經說○文集

遺書第一卷言韓愈近世豪傑揚子雲豈得如愈第六卷則曰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二說取予似相牴牾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揚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絶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而第二說未得其實也以下論韓子

問退之原性三品之説是否曰退之説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説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説不行如人生而静静固是性只著一生字便是帶著氣質言了但未嘗明説著氣字惟周子太極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

問韓文公說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是他實見得到後如此說耶惟復是偶然說得著曰看他文集中說多是閒過日月初不見他做工夫處想只是才高偶然見得如此及至說到精微處又却差了因言惟是孟子說義理說得來精細明白活潑潑地如荀子空說許多使人看著如喫糙米飯相似

問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虛位之義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

虚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虚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為吉德凶人則為凶德君子行之為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為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

韓退之云磨礲去圭角浸潤著光精又曰沈浸醲郁又曰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杜元凱云優而游之使

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而今學者都不見這般意思又曰磨礲去圭角易曉浸潤著光精此句最好人多不知又曰只是將聖人言語只管浸灌少間自是生光精氣象自别

問荀揚王韓四子曰凡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黄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

故人情物態施為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却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為處却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如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踈更無物事撐拄襯簟所以於用處不甚可人意緣他費工夫去作文所以讀書者只為作文

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而於經綸實務不曾究心所以作用不得每日只是招引得幾箇詩酒秀才和尚度日有些工夫只了得去磨煉文章所以無工夫來做這邊事兼他說我這箇便是聖賢事業了自不知其非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都不成議論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鬬不息憤悶惻怛

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揚雄則全是黄老某嘗説揚雄最無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黄老如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説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别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了決如其為人他見識全低語言極獃甚好笑荀揚二人自不可與王韓二人同日語問王通病痛如何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

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興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為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書續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纘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為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為續書高文武宣光武明章七制蓋以比二典也詩則欲取

曹劉沈謝者為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麽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又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冏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為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

伯夷周公制作之禮他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捉幾箇公卿大夫來相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他自要做孔夫子便胡亂捉别人來為聖為賢殊不知

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托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好自誇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托之故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纘緝附會以成之畢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他之過亦他有以啟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藉敢為異論

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揚又貟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濶縁他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為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寫處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揚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韓退之只曉得箇大綱下面工夫都空虛要做

更無下手處其作用處全踈如何敢望王通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曾子細讀書他只見聖人有箇六經便欲别做一本六經將聖人腔子填滿裏面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閒做他死時極後生只得三十餘歲他却火急要做許多事或云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他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作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

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宜其死也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他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須真有箇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以下論荀董揚王韓諸子

子升問仲舒文中子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純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王通見

識高明如說治體處極高但於本領處欠如古人明德新民至善等處皆不理會却要𨷖合漢魏以下之事整頓為法這便是低處要之文中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

立之問揚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曽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揚子雲為人深沈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元之類亦是拙底工

夫道理不是如此盖天地間只有箇竒耦竒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説性善荀子既説性悪他無可得説只得説箇善悪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説了不待後人説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説些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

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静惟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其綱領已正却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說話

先生令學者評董仲舒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或取仲舒或取退之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試更評看學者亦多主退之曰看來文中子根脚淺然却是以天下為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

事他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為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為國家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以上語類九條

歐陽子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

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册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

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

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

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獘精神縻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

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為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為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

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兹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為一耶為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

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論歐陽子○讀唐志○文集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八